

第四章 溫譯本的文體

台灣的中譯本《康熙》採用文言文體，是「爲了突顯史景遷別出機杼的創作旨趣，讓康熙口述自己的傳記，譯者不得不謹守原典史料，參酌朝廷奏摺、各家年譜，甚至模擬帝王的習慣用語，採用文言文的形式來翻譯本書」¹。這是相當獨特的嘗試，並有一大優點：從小處來看，精確還原人、時、物、地，最爲符合本書的時空背景，從整體文體來看，文言文似乎是康熙會用的語言。

依照原典還原人時物地，尤其是在人物的部分，雖然最爲精確，但是資訊需要多詳盡，仍待商榷。譯者溫怡溢將史景遷省略的人名還原譯出，雖有詳盡的優點，但對文體也會有影響。另外，譯者遵照漢語史料還原，但漢語史料有相當比例是由滿語轉譯而來²，在轉譯過程中，許多滿語詞彙，改爲漢語，親屬稱謂亦然。除了阿哥外，譯者多採用漢語稱謂，雖是忠實於原典，但模糊康熙母語爲滿語的特色，使「口述」的個人語言色彩不明顯。

從人稱代名詞來說，現代英文沒有尊卑親疏的差別，以文言文還原後，產生英文沒有的尊卑之分，導致英文的康熙與中文的康熙語氣不同³。不過，譯者雖精確使用文言文的人稱代名詞，但受到英文句型影響，過度重複主詞，使文體架構鬆散。

從整體文體來看，溫譯本的原典還原突顯出原典史料的文體差異。*Emperor of China* 引用的原典主要以《大清聖祖仁皇帝實錄》、《聖祖仁皇帝庭訓格言》、〈清聖祖諭旨〉與硃批諭旨爲主，這些史料的文體互有差異。譯者如何調和這些差異，使譯本文體和諧一致，值得討論，並也可從中看出譯者認定的「帝王的習慣用語」爲何。

最後，譯者「模擬帝王習慣用語，採用文言文形式」翻譯無法套用中文史料

¹ 溫怡溢 譯：《康熙：重構一位中國皇帝的內心世界》，Jonathan D. Spence 著（台北：時報，2005），頁 212

² 參見本論文第二章的「1.2 康熙朝的官方史料」的討論。

³ 例如：“...the court lecture and I discussed the image of the fifty-sixth hexagram in the *Book of Changes*....”(p.29)譯爲「朕命講官進講《易經》第五十六卦……。」（頁 47）。

原典的英文、法文或日文史料，或是史景遷根據原典史料資訊改寫的段落。我將這類文體稱為擬古體，其有何特色，與原典史料的文言文有何差異，也是本章討論的重點。

為免重複，下文列舉例子，若中文出自《康熙》或英文出自 *Emperor of China*，即不再重複列出書名，僅標上頁碼。列舉的原典部分，《大清聖祖仁皇帝實錄》、《聖祖仁皇帝庭訓格言》、〈清聖祖諭旨〉，分別簡稱為《實錄》、《庭訓格言》與〈諭旨〉，並將出處的章節頁數列於引用段落後。《故宮文獻》、《康熙與羅馬使節關係文書》、《張清恪公年譜》等其他原典，亦以此方式標示。

1. 人物與人稱的還原

譯者參照原典還原的優點在於能夠精確還原人、時、物、地的資訊，不背離康熙朝的時空背景。譯者查出人物的官銜與姓名，將西元計年還原為帝王年號，日期以天干地支表示，機構單位、事物與地名，皆無舛錯。在這四類資訊中，需要還原的人物最多，也最為重要，因為人物是 *Emperor of China* 的重心。

1.1 官銜與爵號

由於史景遷選取的事件，大如三藩之亂，小至巡幸見聞，位高權重的知名歷史人物，或是卑微的低階軍官、平民或奴僕，一一羅列。有些人物因為較不重要，史景遷僅拼出姓氏，並未拼出全名，雖然英文可以接受這樣的寫法，但在還原到中文時，不符合中文習慣，譯者查證原典，還原全名是較為適當的作法，如御前侍衛馬武（Guard Officer Mau）⁴。

除了姓名外，官銜與爵號的還原尤為重要，因為人物眾多，且大多未著墨介紹，精確的官職和爵位有助於讀者迅速瞭解人物身份、執掌以及與皇帝的關係。英譯名稱較為籠統，提供的資訊不像原始官銜多，如下表：

⁴ 溫譯，頁 38。

General Chang Yung	靖逆將軍甘肅提督張勇
General Wang Hua-Hsing	寧夏總兵官王化行
General Biliktu	都統畢立克圖
General Fulata	貝子傅喇塔
Jantai, commanding general in the southwest, ...	定遠平寇大將軍章泰
Prince Cani	貝勒察尼
Prince Yolo	安郡王岳樂
Prince Bandi	蒙古科爾沁達爾漢王額駙班第
Ping-yang prefect Ch'in	平陽知府秦堂
Soochow assistant prefect	蘇州督糧同知姜弘緒
The prefect	知縣

General、Prince 與 Prefect 都是相當籠統的稱呼，無法反映複雜的中國官銜，以及清代特有的爵位。溫譯本詳盡的還原，可忠實呈現清代的時代背景。

但人名與官銜的還原詳盡度應考量到文體，適可而止，不然可能會流於單調、冗長。就英文而言，大量音譯人名使得句子冗贅，不利閱讀，因此遇到不重要的人名時，史景遷選會簡化省略，而譯者皆依原典記載，重現人名與官銜，雖然較為翔實，但破壞文體的流暢性——因為這些人物不重要，一一還原，有如在列清單，甚至會模糊焦點，例如：

朕差滿人戶部郎中席蘭泰、兵部郎中黨務禮、戶部員外郎薩穆哈、兵部主事辛珠，一組四人，各各皆精通騎術，密切觀察折爾肯、傳達禮……。(頁 55)

I sent a four-man team of Manchus—all skilled horsemen—to keep an eye on Jerken and Fudari..... (p.38)

傅喇塔將軍才疏言，賊將有偽都督曾養性、偽將軍祖弘勳，其下有偽總兵八人……領水師者，賊將朱飛熊、偽都督張恭萬、許英，其下有偽總兵四人，水師萬餘……。(頁 63)

Only then did Fulata reply three were two senior bandit generals and eight junior generals...and three naval commanders with about ten thousand men.... (p.46)

第一例的英文重點在於康熙派人保護折爾肯、傳達禮，至於這四人是誰，並不重要，溫譯本詳列名字與官銜，使重點失焦，讀來也很枯燥。第二例的重點在於康熙糾正傅喇塔將軍的奏報太過簡略，長串不重要的人名同樣使敘述失焦。

1.2 滿語親屬稱謂

康熙朝時，滿語仍是皇室與滿人大臣的通用語言，許多漢文史料的對話和奏議的原文是滿文，雖然這點受限於譯文語言限制，不易在譯本呈現，但若能適時使用滿語的親屬稱謂，能提示讀者康熙的母語為滿語，而且以母語稱呼親屬，或許能產生更為親暱的效果。

*Emperor of China*中，康熙提及的親屬有祖母太皇太后、父親清世祖、清世祖的妃子董鄂氏、生母孝康章皇后、哥哥福全、以及眾子。第五章〈阿哥〉(‘Sons’)即以康熙與眾子的關係為主題。這些關係的滿語稱謂，有許多音譯成中文，進入漢語內，例如：「阿瑪（稱父親）、額娘（母親、庶母以及母輩，尤其用來稱呼父王的妃子）；阿扎（稱母親）、阿哥（稱呼皇子）」⁵。除了阿哥外，溫譯本很少使用其他滿語稱謂⁶。

第四章〈壽〉(‘Growing Old’)描述康熙緬懷已逝的親屬，史景遷安排在康熙晚年的章節，使他憶起逝去的父親、母親和祖母。兩相映照，烘托出微帶感傷的情緒。譯者根據漢文《實錄》還原：「……世祖章皇帝因朕年幼時，未經出痘，令保母護視於紫禁城外，父母膝下，未得一日承歡……世祖章皇帝忌辰正月初七日，二月十一日孝康章皇后忌辰……」（《實錄》，卷 290，頁 12b-13），這段記載是康熙拒絕臣下慶賀御極六十年的奏請，為對臣下的諭旨，皆用尊號與漢語稱謂，直接套用無法凸顯康熙的情緒，且康熙用第二語言稱呼至親，既無特別的親暱感，也難以表現康熙的個人口吻：

皇父世祖章皇帝二十七歲駕崩，朕未得一日於皇父膝下承歡。朕八歲之時，

⁵ 史有為：《外來詞：異文化的使者》（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04），頁 161-163

⁶ 溫譯本亦有使用「福晉」、「額駙」。

即截髮素服，將父皇梓宮安奉乾清宮……朕將母后祔葬於孝陵，與皇父及皇父寵妃、死後追封為孝獻皇后之董鄂氏長眠九泉。（頁 120）

若搭配滿語詞彙，能表現出獨特的語言色彩：

世祖章皇帝二十七歲駕崩，朕未得一日於阿瑪膝下承歡。朕八歲之時，即截髮素服，將阿瑪梓宮安奉乾清宮……朕將阿扎祔葬於孝陵，與阿瑪及額娘董鄂氏，諡號孝獻皇后，長眠九泉。

另外，譯者將「阿哥」與「皇子」作為同義詞交替使用，但若從原典史料的例子來看，「阿哥」與「皇子」的意思是有差別的。

《庭訓格言》為康熙的語錄，在雍正時收錄共二百四十六則，以訓示皇子，每則語錄皆以「訓曰」起頭，為康熙的第一人稱敘事，《實錄》則為臣子對皇帝的活動與諭旨的記載。分析這兩原典，可看出阿哥和皇子的用法不同。

訓曰：「朕雖於談笑小節，亦必循理先者。大阿哥管養心殿營造事務時，一日，同西洋人徐日昇進內與朕閒談中間，大阿哥與徐日昇戲曰……」（《庭訓格言》，頁 37）

訓曰：「汝等皆係皇子王阿哥……當思各自保重身體……古人云：『千金之子，坐不垂堂』，況於爾等身為皇子者乎。」（《庭訓格言》，頁 45）

上駐蹕東莊地方。諭諸皇子：「……允禩……聽相面人張明德之言，遂大背臣道，覓人謀殺二阿哥，舉國皆知。……朕前患病，諸大臣保奏八阿哥，朕甚無奈。……朕恐日後必有行同狗彘之阿哥，仰賴其恩，為之興兵……特諭爾等眾阿哥，俱當念朕慈恩……。」（《實錄》，卷 261，頁 8-9）

上巡幸畿甸，命皇太子允礽、皇四子多羅貝勒胤禛、皇七子多羅貝勒允佑……皇十六子允祿隨駕。（《實錄》，卷 236，頁 19）

以上四例顯示，康熙多以「阿哥」稱呼諸子，「皇子」指的是諸子的身份，記事官記事時，是以皇子記之，不直呼阿哥，只有在記載康熙談話時，才會照錄。從康熙的親筆書信〈清聖祖諭旨〉也可看出，「阿哥」才是康熙平日的用語，例如：「再問宮裏妃嬪、公主、阿哥都好麼」（〈清聖祖諭旨〉，頁 1）、「飲食起居都

好，阿哥們都好，四阿哥竟胖了許多」(〈清聖祖諭旨〉，頁 4)。

在《實錄》中，「皇子」與「阿哥」交替出現或許也是滿漢互譯的結果，漢人記事官在翻譯康熙的親口談話時，用音譯的「阿哥」，而在記事時，則用漢語「皇子」。不論康熙原本是以滿語還是漢語做上例的談話，但由於 *Emperor of China* 以康熙自述的筆法寫成，在還原翻譯時，若能不拘泥原典史料，適時改用「阿哥」，或許可較為貼近康熙的語言習慣，顯得較為親暱。

譯者忠實詳盡還原原典，不更動用字的方式，使得書中康熙與子出遊的回憶，都如史料記載一般隔閡疏離，不像出於父親的口述。例如：康熙在復立太子胤礽後，改變心意寬恕他，帶他與眾兒出遊的歡愉情景：

正月中旬，朕或循河道，或走陸路，偕皇太子胤礽，同皇四子胤禛、皇七子胤佑、皇八子胤禩、皇十三子胤祥、皇十四子胤禵、皇十五子胤禹、皇十六子胤祿，巡幸畿甸。(頁 141)

「皇子」的用詞不僅顯得隔閡，而且依照《實錄》列出所有出遊皇子之名，也失去焦點。英文未列出遊眾子之名⁷，因為其重點在於康熙偕胤礽出遊。

譯者的翻譯策略為凸顯史景遷的創作旨趣——「透過康熙之口，以自傳體的形式來剪裁前述各項素材」(頁 17)。既是如此，康熙的滿人身份，正可用滿語的詞彙表現康熙的個人用語，若能不拘泥於原典，或能使譯文的文字更為生動⁸。

1.3 人稱代名詞的使用

不同於現代英文，文言文的人稱代名詞眾多，能夠顯示人物的尊卑與語氣，因此，以文言文翻譯的《康熙》，其文體較之於現代英文寫成的 *Emperor of China*，顯得更為正式莊嚴。

⁷ 英文為：“In the middle of March I went journeying, by land and by boat, with Yin-jeng, and my Fourth, Seventh, Eighth, Thirteenth, Fourteenth, Fifteenth and Sixteenth Sons (p.133).”

⁸ 譯者也將滿語詞彙替換成較易理解的詞彙，如將「喀喇沁台吉」(《實錄》，卷 205，頁 13) 改為「喀喇沁王」(頁 30)，或將「詣堂子行禮」(《實錄》，卷 45，頁 5) 改為「向神靈祝禱」(頁 56)。

1.3.1 第一人稱

溫譯本的一大特色是採用第一人稱的「朕」⁹。

中國傳統社會強調尊卑有別，而這種尊卑的階級性也表現在語言文化上，書面語上，最明顯的就是避諱：國有國諱，家有家諱。凡是遇到與當代君王，以及家族尊長的姓名相同的字，都需避用。國諱代表皇帝對於其姓名所用的字擁有專有權，而這種專有權也擴張成人稱的專有化。在秦朝以前，「朕」是任何人都能使用的第一人稱代詞，等同於「我」，一直到秦始皇二十六年，定「朕」為皇帝自稱，臣下不得僭越使用¹⁰。從「朕」成為皇帝專有的第一人稱代詞後，「朕」就帶有強烈的權力地位意涵。溫譯本遵從古漢語習慣，以「朕」為康熙的自稱，宣示皇帝的無上權威，另一方面，臣下對於皇帝的自稱為「臣」，稱皇上為「陛下」和「皇上」，表現強烈的尊卑之分。因此，溫譯本的康熙極為莊嚴權威。

溫譯本對人稱的尊卑區別，相當井然有序。人君雖在萬人之上，但對天也需謙卑崇敬，故康熙對天自稱為臣，為：「臣仰承天佑，奉事祖母太皇太后，高年荷庇，藉得安康……」(頁 116)¹¹。相較之下，以現代英文寫成的 *Emperor of China*，「朕」和「臣」在 *Emperor of China*，使用的是無尊卑之分的人稱 “I”，沒有文言文體的威嚴性。

1.3.2 第二、第三人稱

溫譯本使用的第二、第三人稱代詞眾多，包括現代漢語和古漢語使用的代詞，如下表：

⁹ 但溫譯本出現一次康熙以「我」自稱的句子：「碩岱乃我父皇隨侍，嘗斬殺殘暴的索尼。」(頁 56)此句的英文原文為史景遷綜合史料《八旗通志》與《實錄》的改寫，譯者以擬古體翻譯。

¹⁰ 沈錫倫：《語言文字的避諱·禁忌與委婉表現》(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6)，頁 54。

¹¹ 英文的第一人稱 “I” 雖無法顯示出尊卑，不過在這段禱辭，史景遷用大寫字母來表現康熙對天的崇敬：“Oh Great God of Heaven, I am grateful for Your protection, in that You let me serve my grandmother...(p.104).”

第二人稱單數	爾、汝、你
第二人稱複數	爾等
第三人稱單數	伊、彼、他
第三人稱複數	伊等、彼等、他們

「爾」與「爾等」是最常使用的第二人稱單複數，「汝」的出現次數少很多，全書共出現五次，汝等不曾出現。「爾」與「汝」雖都等於現代漢語的「你」，但「汝」是通俗的口語，「爾」較為正式¹²。「汝」在官方史書《實錄》絕少出現，而在紀錄康熙談話的《庭訓格言》出現多次。譯者以擬古體翻譯時，幾乎都用「爾」、「爾等」，只有在想讓用字更有變化時，用了一次「汝」¹³。譯者偏好用「爾」或「爾等」，或許是因為「爾」較正式，且出現頻率較高。擬古體避用通俗的人稱，反之，較為通俗口語的人稱，通常出自於原典，如：「汝」字出現兩次¹⁴，與現代漢語的人稱代名詞「你」¹⁵。

第三人稱的「彼」與「伊」，互相替換。溫譯本中，「伊」出現二十三次，伊等出現十次，彼出現五次，彼等出現二十三次，而根據原典使用的人稱，「伊」有十九次，「伊等」有五次，「彼」有兩次，「彼等」有九次，可見「伊」和「伊等」在原典較常出現，「彼等」多半是譯者加入的。雖然有認為「伊」較具人情味，而「彼」最為疏遠的說法¹⁶，不過，從原典的例子來看，似乎沒有太多區分¹⁷。譯者翻譯時，也將「伊」、「彼」替換使用，但從使用的比例來看，譯者比較偏好

¹² 張中行編：《文言常識》，（台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92），頁 330。

¹³ 「彼修葺寺廟，汝建堂信奉上帝。爾自能虔誠奉教，若自矜自是，必招非議。」（頁 94）。史景遷引用自 *Lettres édifiantes et curieuses, écrites des missions étrangères*. Nouvelle édition. Paris, 1781. IX, p.398.

¹⁴ 「舉國俱云，汝至臺灣必叛。朕意汝若不去，臺灣斷不能定。汝之不叛，朕力保之。」（《庭訓格言》，頁 51）「汝眾阿哥宜效法朕行，切勿浪擲金錢於女子脂粉……。」（《庭訓格言》，頁 57）

¹⁵ 「朕即帶信與他說，徐日昇等在中國，服從水土，出力年久。你必定教他們回去，朕斷不肯將他們活打發回去，將西洋人等頭割回去。」（《康熙與羅馬使節關係文書》，第四函）。溫譯本修改為：「朕即帶信與伊說：『徐日昇等在中國，服從水土，出力年久。你必定教他們回去，朕斷不肯將西洋人活著打發回去，將彼等頭割了送回。』」（頁 95）。

¹⁶ 張中行編：《文言常識》，（台北：新文豐出版公司），頁 330

¹⁷ 康熙提及其幼年教射師傅，以「彼」稱之：「人皆稱曰善，彼獨以為否，故朕能騎射精熟。」（《庭訓格言》，頁 6），而懲處在太子宫殿不軌的下人時，又用「伊」：「著將花喇、德住、雅頭處死，額住交與伊父英赫紫圈禁家中……」（《實錄》，卷 185，頁 9）

用「彼」。

除了屬於古漢語的「伊」和「彼」外，溫譯本也出現古白話的「他」、「他們」，多是根據原典還原¹⁸，僅有一例是譯者的擬古體。

譯者用古漢語的人稱代名詞，與文言文的原典互相搭配，但有些原典的文體較為口語，出現白話的人稱代名詞，讓溫譯本的人稱文白夾雜，顯得不太協調。

1.3.3 人稱累贅的問題

溫譯本雖使用文言文的人稱，但在構句上，譯者受到英文影響，每句皆有主詞，導致人稱過度重複，使得句子的銜接不順，讀來累贅。以第一人稱「朕」最為嚴重（底線為本文作者所加）：

對此，朕自京師差禮部左侍郎……與吳三桂商議削藩撤兵之事；朕另遣戶部尚書……與尚可喜、耿精忠折衝遷移事宜。朕諭兵部、吏部……應設專員料理南方。朕另諭戶部，丈量估算各官兵家口安插滿州地方所需田地房屋等項。朕雖不能逆料三藩謀反，然不思警戒而怠惰亦為愚蠢至極。朕准明珠奏請，每一佐領整編為一百三十人左右，俾以迅速調動兵丁。朕亦聽從股肱大臣建言……。朕差滿人戶部郎中……密切觀察……（頁 55）

此段共有九個複合句，皆以「朕」起頭，但若以文義來看，「朕自京師……田地房屋等項」之中的每一句都能共用「朕」做主詞。「朕准明珠奏請……密切觀察」之中的句子，主詞也能刪去。每個句子皆不斷重複「朕」，不僅讀來累贅，而且每個句子似乎各自獨立，相關性不明顯，使整段的結構顯得鬆散。

另外，除了使用第二、第三人稱代名詞外，在溫譯本中，康熙談及他人時，常用全名。不斷重複的人稱代名詞，比多餘的人稱代名詞更為累贅，例如，在談及因撰逆書而遭處斬的戴名世時（例中的括弧說明為本文作者所加）：

戴名世妄稱，依儒家修史之理……（南明各朝）理應載於史冊。戴名世論

¹⁸ 「……今朕自保舉。他將來做官好，天下以朕為明君。他將來有貪贓壞法之事，天下笑朕不識人。」（《張清恪公年譜》 卷 1，頁 27b-28）、「他們如何言得中國之大理也。」（《康熙與羅馬使節關係文書》，第十四函）

說，我朝嚴行查抄，世人多對明朝之傾覆諱而不談……。戴名世坦言，據伊所知，各式書刊並未盡收於朝廷……戴名世亦知，告老隱士所撰之書冊仍秘藏山野。戴名世妄言賡續司馬光、班固遺風……依刑部審查，戴名世應即行凌遲……朕於心不忍，從寬免戴名世……。(頁 99)

在英文原文中，幾乎皆以 “he” 代稱「戴名世」，但溫譯本一一改以全名稱之，顯得相當累贅。譯文又依英文句型，將 “He claimed that…,” “He said that…,” “He said…,” “he knew of…,” “He dared to share…” 依序譯為「妄稱」、「論說」、「坦言」、「亦知」、「妄言」，英文受限於文法，必須將戴名世的言行切成多句描述，但以中文來看，戴名世的言論是連貫的，講述的是同一件事，主詞也是同一人，故可省略主詞。譯文不斷以「戴名世」起頭，重複相同句型，使得文體結構鬆散，句子零散，而且康熙以「論說」、「坦言」、「亦知」陳述叛逆之說，用詞太過客觀中立，不似專制君主談論異端時會有的口吻。

累贅的人稱代名詞與人稱是溫譯本普遍的現象，使得溫譯本的文體顯得冗長，例如：長如「祖母太皇太后」的稱謂¹⁹，在約六百字的譯文中，就出現十五次，人稱所佔字數就有九十字。

2. 文體分析

溫譯本的文體能夠區別為兩部分，一為「謹守原典史料」的還原，二為「模擬帝王的習慣用語」的擬古體，故將文體分為「原典還原」與「擬古體」兩部份討論。下文例子所加底線皆為筆者所加，原文無。

2.1 原典還原的文體

¹⁹ 溫譯本或許考量到古人為表尊敬，對尊親長輩不可用人稱代詞稱之（參見袁庭棟：《古人稱謂漫談》（北京市：中華書局，1994），頁 45），故必用尊號，不用人稱代詞代替英文的 “she”，但即使在原典，也未使用如此冗長的詞彙。此段譯文出自《庭訓格言》頁 53：「昔日太皇太后聖躬不豫，朕侍湯藥……惟恐聖祖母有所欲用而不能備……其時聖祖母病勢漸增……。」從原典可看出，「太皇太后」是康熙對臣下與子弟提及祖母時，所用的尊號，而在下文的回憶，即改用親屬稱謂「祖母」，並加上「聖」字表示對先人的尊敬。因此，雖不能使用人稱代詞，但譯者能先用「太皇太后」，再用「祖母」稱之。

史景遷採用的原典史料眾多，文體殊異，有書面正式的《實錄》，也有古白話的康熙諭旨或硃批奏摺。經過史景遷的翻譯改寫，這些文體差異在 *Emperor of China* 消失，但還原原典的翻譯策略，讓文體的差異再度出現，譯者注意到這一點，所以最常以引用的原典《實錄》文體為標準，修改其他史料文字。

Emperor of China 引用《實錄》的次數約四百二十三次，其次為《庭訓格言》，引用次數約一百〇六次，再其次為〈清聖祖諭旨〉、奏摺和硃批，最後為其他日記、年譜和文稿等。

因為《實錄》的引用次數最多，溫譯本還原原典時，以《實錄》的文體為溫譯本的文體基調。

2.1.1 《實錄》的還原

在第二章的 1.4 節，分析史料文體的章節中，已發現在所有主要引用史料中，《實錄》的文言文體最為正式、書面。《實錄》在 *Emperor of China* 的引用次數最多，所佔比例最高，因此溫譯本在還原原典時，若保留《實錄》原文，如實還原，譯本文體不可避免地會帶有正式的書面風格。

經過比較對照，我發現溫譯本對於引用自《實錄》的段落，皆盡量忠實還原，只做必要的刪動，以第二章 1.4.1 小節已舉過的段落為例：

上率文武諸臣，以次仰射。上連發數矢，皆過峰頂。侍衛桑革拉、納拉善二人，射至其顛峰，餘不能至。上更其名為喀爾必哈哈達。（《實錄》，卷 136，頁 12-13）

溫譯本的還原謹守《實錄》，句型簡潔，僅稍作更動：

朕率文武諸臣依序仰射。除朕之外，惟侍衛桑革拉、納拉善得射過峰頂。朕諭令易名是峰……。（頁 31）²⁰

²⁰ 英文為：“...and I and the retinue shot our arrows at it. Besides mine, only the arrows of Sangge and Narašan reached the summit. I ordered the mountain’s name changed (p.11).”

還原的譯文與原典最大的不同在於敘事人稱的改變，譯文將原本的第三人稱敘事，改為第一人稱的敘事，保留原典簡潔的風格。除此之外，譯文配合英文的“ordered”，加上皇帝專用的「諭令」兩字，強調皇帝的權威性，較原典的「上更其名」，更具威嚴。

溫譯本謹守原典的翻譯策略，雖能還原出最爲正確的文言文體，但易使句子單調枯燥。《實錄》的記事非常精簡地傳遞資訊，將這些資訊如實還原，容易讓康熙的自述顯得冗長累贅。像是康熙分派官員協調撤藩工作的諭旨，僅講述職責分配，內容制式、簡短：

差禮部左侍郎管右侍郎事折爾肯，翰林院學士兼禮部侍郎傳達禮往雲南，戶部尚書梁清標往廣東，吏部右侍郎陳一炳往福建，經理各藩撤兵起行事宜。（《實錄》，卷 45，頁 5）

溫譯本依照英文句型稍做調整，較爲有變化，並加入主詞「朕」，強調動作的行爲人，不像原本的公文風格一般冷冰冰：

對此，朕自京師差禮部左侍郎折爾肯，翰林院學士兼禮部侍郎傳達禮往雲南，與吳三桂商議削藩撤兵之事，朕另遣戶部尚書梁清標、吏部右侍郎陳一炳分往廣東、福建，與尚可喜、耿精忠折衝遷移事宜。（頁 55）²¹

不過，將《實錄》的記載改寫爲康熙的自述後，溫譯本精確地依照原典還原冗長的人名和官銜，使得譯文風格仍像是派任令，太多人名也顯得累贅，而且在英文中，吳三桂才是重點，譯者譯出所有人名，亦模糊了焦點。

溫譯本對於《實錄》的還原最爲忠實，僅有更動人稱代名詞，或依照英文句型稍做調整。遇到《實錄》收錄的諭旨，皆一字不動收錄，是溫譯本中最爲制式書面的文體，例如論文第二章 1.4.1 節舉的兩則諭旨，在溫譯本是以逐字還原呈

²¹ 英文爲：“...I had briefed Jerken and Fudari, and sent them off from Peking to Yunnan to discuss the details of the move with Wu; I sent other commissioners to Shang and Keng... (p.38).”

現。不僅如此，《實錄》內的對話記載也是逐字還原，在第二章 1.4.1 節舉的康熙與都統迓圖的問話，即是全文照錄，僅有將原文的人稱代名詞「上」改為「朕」：

朕轉問都統迓圖曰：「爾知鄂善行事否。」迓圖奏曰：「鄂善在眾前，常言感激皇恩，欲行效力，其曖昧事，臣不得知。」「有汝否，迓圖？」「無。」朕顧鄂善等曰：「朕不得實據，豈肯屈無辜之人，爾等謂朕年高，邀結黨羽，肆行無忌，今在朕前，爾等能行何事，且有何顏面，仰視天日？諸臣內不入爾黨者甚多，爾等視之，寧不愧乎？」（頁 142）

第二章 1.4.1 節比較了各類史料文體，從中可知《實錄》的書面文言文體與其他常引用的文體落差很大，譯者忠實還原《實錄》的文體，不管是康熙的自述、正式的諭旨，或是對話，譯本都採用正式的書面體呈現，但遇到較為淺白的原典史料時，就無法維持一貫的文言文體。譯者在還原《庭訓格言》、〈清聖祖諭旨〉或硃批諭旨等史料時，必然會遇到文體不協調的問題。他要如何處理不同史料的文體差異問題？是否也忠實還原其他史料？這些是我在下一小節想要討論的問題。

2.1.2 《庭訓格言》的還原

第二章的 1.4.2 節對於《庭訓格言》的文體已做了討論，其中所舉的例子說明了《庭訓格言》句型較為繁長，長短不一，常出現口語用語，文體風格較《實錄》通俗。面對較為淺白的《庭訓格言》，譯者還原的策略與《實錄》顯然不同。在第二章我舉出了一例說明《庭訓格言》的文體特色：

出外行走，駐營之處最為緊要。若夏秋間雨水可慮，必覓高原，凡近河彎及窪下之地，斷不可住，冬春則火荒可慮，但覓草稀背風處，若不得已而遇草深之地，必於營外周圍，將草刈除，然後可住。（《庭訓格言》，頁 13）

對於這則史料，溫譯本的還原做了明顯的修改：

出外行走，駐營之處最為緊要。……夏、秋間，當慮雨水，必覓高原，凡

近河彎及低窪之地，斷不可住。冬、春間，應思星火燎原，但覓草稀背風處。若不得已而遇草深之地，必於營外周圍，將草刈除。(頁 33)

原文的構句較長，對此，譯者將句子切割、縮短，將「若夏秋間雨水可慮」與「冬春則火荒可慮」，改為「夏、秋間」與「冬、春間」，變得較為對稱簡短。譯者也注意到原文用詞重複，而加以修改，將重複的「可慮」換掉，改為「當慮」、「應思」。不過，譯者將「火荒」換為「星火燎原」，使得兩句無法對仗，而且「星火燎原」為慣用成語，不如「火荒」給人的清新之感。

譯者試圖將較句構較不嚴謹的原典文句，修改的更為簡短、對稱，用字更有變化，並加入書面的成語，修改原典的文體。這些修飾也讓文體顯得更為正式。

第二章舉的另一例更為通俗，譯者也做了類似的改動：

行圍打牲，必用鳥鎗，而鳥鎗火藥最宜小心，大概一兩火藥可以轟動二三間房屋，如或一斤，則其力不可言矣。(《庭訓格言》，頁 32)

溫譯本參照英文，修改原句²²：

人寧用鳥鎗而不就弩箭，而用鳥鎗火藥最宜小心——一兩火藥可以轟動二三間房屋，如或一斤，則其力難以言喻。(頁 30)

溫譯本依照英文的同位語句型，用破折號補充說明，因為這種修辭方式在中文比較少見，出現在文言文的《康熙》中，不免顯得有些突兀。溫譯本拿掉「大概」，減少口語感，還用四字成語「難以言喻」取代「不可言矣」，或許是認為成語更容易理解，或是能顯得更為書面正式。

分析譯者對於《庭訓格言》的修改，可看到譯者相當重視句型的對稱與否，也會刻意修飾用字，例如：

²² 英文為：“And though one can use a fowl-piece instead of a reflex bow, one always must be careful with gun powder and worry about it—an ounce can blow up a two-room house, and the force of a catty can hardly be described.” (p.10)

凡看書不為書所愚始善……。(《庭訓格言》，頁 2)

這一例的「凡」、「始善」皆為文言常出現的詞彙，但「看書」一詞較為口語，讓整句的風格較為通俗。溫譯本對此做了較大的更動：

凡讀書應疑之再疑，自是不為書冊所愚。(頁 82)²³

溫譯本改變原文簡單的構句，將一句拆為兩句，採用排比的修辭手法，句型更為複雜，也增添文體的書面典雅感。兩句的最後一字：「疑」和「愚」，聲韻近似，玩了文字遊戲 (play on words)，顯見譯者對於用字的雕琢。較為口語的「看書」也改為更正式的「讀書」。

從以上數例可知：譯者之所以修改《庭訓格言》，除了配合英文句型，也因為譯者比較偏好典雅、書面的構句和用語。譯者的修改不只讓文體顯得更為正式，有時也會削弱了原典給人的親暱感，例如：

汝等見朕於夏月盛暑，不開窗不納風涼者，皆因自幼習慣，亦由心靜，故身不熱，此正古人所謂但能心靜，即身涼也……每見人秋深多有肚腹不調者，皆因外貪風涼，而內閉暑熱之所致也。(《庭訓格言》，頁 3)

此例用「汝等」起頭，「汝等」是比「爾等」通俗的文言人稱代名詞，且「汝等見朕……」顯得較為親近和生動，彷彿康熙正對著臣子或孩子說話。「不開窗」、「自幼習慣」都是現代漢語的常用語，且「不開窗」、「不納」、「不熱」、「不貪」、「不調」都是以「不」構成的否定詞，「風涼」也重複三次，不講究構詞，也不講求用字變化，風格顯得較為樸實。另外，表停頓的語氣詞「者」和「也」各出現兩次，就像說話時的語氣停頓一般。此例的風格相當淺顯，具有白話的味道。

史景遷並未將這則語錄全文收錄，而是與《庭訓格言》其他主題相似的語錄融合改寫，譯者依照英文句型改寫：

²³ 英文為：“Ask questions about everything and investigate everything; things will start to go well when you are not fooled by books...(p.68).”

同理，朕自幼習慣心靜，故能不搖扇、摘帽，而身不熱。甚至夏月盛暑不開窗，不納風涼，此即古人所謂：「但能心靜，即身涼也。」朕每見人深秋多有肚腹不調者，此皆因外貪風涼、內閉熱暑之所致也。(頁 115)²⁴

「同理」為連接詞“Similarly”的翻譯，常出現在現代的實用體中，以此詞起頭，讓接續的下文顯得像在說事論理，雖然溫譯本大多遵照原典還原，但少了康熙對眾人說話的語氣，原典有的生動和親暱性少了許多。

綜合以上數例，可看出譯者處理風格較《實錄》更為通俗淺顯的《庭訓格言》時，會將較為口語的用詞，換為較為典雅的詞彙，或加以改寫。《庭訓格言》在譯者還原的過程中，風格更為接近書面體。

2.1.3 〈清聖祖諭旨〉與硃批奏摺的還原

相較於《庭訓格言》，康熙親筆的〈清聖祖諭旨〉與硃批奏摺又更為口語、白話。在第二章的 1.4.3 節已舉了數例說明這兩種史料淺白的風格。上一小節對《庭訓格言》的分析，歸納出譯者偏好修飾構句與用詞，增加文體的正式、典雅之感，面對更為淺顯的〈清聖祖諭旨〉與硃批奏摺，譯者的還原策略又有什麼不同？

以〈清聖祖諭旨〉的還原來說，譯者的還原策略與《庭訓格言》相當類似，也會修改淺白的用字與構句，例如：

朕最愛惜馬匹，每日帶年少人等在沙中打步圍，兔子甚多，並無別者，惟雨水少多，所以遲些青草羊吃飽了，馬纔得吃，還未足地方……(〈諭旨〉，頁 4b)

²⁴ 英文為：“Similarly, because I rein myself in I can bear the high summer’s heat without using a fan or removing my hat. Even in the fiercest heat I don’t open the windows to let cool breezes in, for I contain true coolness within myself; those who ignore this principle grow sick in the autumn from the heat they have shut inside themselves (p.103).”

這一例爲康熙三十六年親征噶爾丹時所寄，講行軍時的所見所聞。此例子子都很簡短，言簡意賅，風格如同便箋。用字淺白，如「最愛惜」、「少多」、「甚多」、「所以」、「吃飽了」、「纔得吃」，使用「兔子」、「雨水」、「青草」等複音詞，文體屬於口頭語體。溫譯本依照英文句型改寫：

若有乏草處，羊吃飽了馬才得吃，才能徒步行圍。(p. 35)²⁵

Emperor of China 的翻譯對原典做了進一步的詮釋，建立起「愛馬→乏草→徒步行圍」的因果關係。溫譯本依照英譯改寫，保留一些原典用字，與原典相較，溫譯本的風格稍微正式，因爲原典本來是閒聊，談到雨水、草稀和行步圍等事，不像溫譯本如同命令般的風格。不過，相較於溫譯本改寫或引自《實錄》和《庭訓格言》的段落，這一句的風格相對而言較淺白，「吃飽了……才……才能……」的句型，接近口語，與全書偏向書面體的風格不太一致。此例也呈現出英文句型對於史料還原的影響，除了句型會因而改變外，還原譯文的邏輯性也更爲增強。

〈清聖祖諭旨〉雖然大多圍繞在一些生活瑣事，但也不乏康熙說事論理，即使是嚴肅的議題，康熙的口吻依然淺白：

潮汐之說，古人議論最多，總未得其詳，惟朱子之說得其理。朕到海邊者，如山海、天津、大江前堂等處，每察來去之時，與本土人詢問，大約皆不同，所以將各處安人記時刻，亦不同。後知泉井皆有微潮，亦不準時。候問及西洋人與海中行船者，皆不同，所以難明。依朱子之言，屬月之盈昃，其理甚確。(〈諭旨〉，頁 16)

此例是康熙對於潮汐原理的思索，以「朱子之說得其理」破題後，再歸納其觀察，得出「朱子之言……甚確」的結論。雖然內容爲論說潮汐之理，但文體風格通俗，用字淺白，例如：「議論最多」、「到海邊」、「大約」、「所以」、「不同」、「不準時」。「不同」重複了三次，「所以」重複了兩次，且「所以將各處安人記

²⁵ 英文爲：“If there is only a little grass, and the horses have to compete for it with the sheep, then go hunting on foot.”(p.16)

時刻」的「所以」是無意義的贅詞，如同說話時的語氣轉折。「後知……」與「候問及……」的句型相似，第二個「候」也類似語氣轉折，如同現代口語的「然後」。這則諭旨用字通俗，不求用字和句型的變化，不講究修辭技巧。

溫譯本的還原，對於詞彙大幅修改，一改原典的通俗風格，採用正式書面的詞彙（底線為筆者所加）：

潮汐之說，古人議論紛陳，總難知曉箇中實情。朕臨海邊，如山海關、天津、或長江江口之處，每察潮汐時刻。然詢問當地之人，所得時辰概皆不同，各地所載之起落時辰亦迥然有別。嗣後，朕得知泉、井皆有微潮，但亦難知確鑿時刻。朕問及西洋人與海中行船者，說法不一。顯見，朱子言潮汐之說，與月盈月虧相關，甚為有理，惟不知其中何解。（頁 81）²⁶

譯者將「議論最多」改為「議論紛陳」；「未得其詳」改為「難知曉箇中實情」；「到海邊」改為「臨海邊」；「來去之時」改為「潮汐時刻」；「本土人」改為「當地之人」；「大約皆不同」改為「概皆不同」；「各處安人記時刻亦不同」改為「各地所載之起落時辰亦迥然有別」；「後知」改為「嗣後，朕得知」；「亦不準時」改為「亦難知確鑿時刻」。「不同」僅有出現一次，刪去轉折語氣的「所以」。

譯者改用的詞彙，皆是書面體的詞彙，特別是成語「箇中實情」、「迥然有別」，與文言文的連接詞「嗣後」，使得譯文文體更顯正式，偏向書面體。譯者對於此例詞彙的大幅更動，清楚說明了譯者偏好的譯文文體風格。

譯者改用的詞彙，有時甚至還較英文原文典雅，在第二章的 1.4.3 節，我舉了兩例說明〈清聖祖諭旨〉淺顯的風格：

諭李煦曹顥……爾等傳於蘇州清客周姓的老人，他家會做樂器的人，並各樣好竹子，多選些進來……特諭。（〈諭旨〉，頁 18b）

²⁶ 英文為：“Sometimes an exact answer is hard to find, as with the morning and evening tides. Whenever I was on the seashore—whether in Shan-hi-kuan, or Tientsin, or near the mouth of the Yangtze River—I would observe when the tides rose and fell. But when I would question the locals they generally all gave different answers, and the records of the times kept in different places were also different. Later I found out that even water in springs and wells fluctuates slightly in level, though again one can’t be precise about the time. I questioned Westerners and ocean sailors; they all disagreed. Clearly Chu His was right that there is a relationship between tides and the moon’s waxing and waning, but it’s hard to get clearer than that(p.67).”

問南府教習朱四美琵琶內共有幾調，每調名色原是怎麼起的……他是八十餘歲的老人，不要問緊了，細細的多問兩日，倘你們問不上來……（〈諭旨〉，頁 19b）

史景遷在 *Emperor of China* 雖有引用這兩則史料，但只有擷取部分內容，綜合兩則諭旨，加以改寫，因此譯者需刪改原文：

如蘇州做樂器的周姓老人，或如南府教習朱四美，已屆八旬老人，於琵琶曲調仍行雲流水。（頁 79-80）²⁷

譯者的刪改同樣讓還原的譯文風格更爲正式，雖然保留了「做樂器」的淺白用語，但將「八十餘歲」改爲「八旬」，並用「行雲流水」的成語來翻譯史景遷改寫的句子，這個成語不僅較〈清聖祖諭旨〉的內容典雅許多，甚至較英文譯文的用語還要正式。

總結以上例子，可知譯者對於《庭訓格言》和〈清聖祖諭旨〉的還原策略，與《實錄》有很大的差異。譯者修飾風格通俗的原典，追求典雅的文體風格。這種還原的翻譯策略，能以兩個理由解釋：（一）*Emperor of China* 引用的史料以書面正式的《實錄》爲主，爲了不使風格顯得突兀，淺白的〈諭旨〉需要改寫成較爲典雅的文體；（二）譯者在譯後記揭示的翻譯策略爲：「模擬帝王的習慣用語」（頁 212），雖然譯者並未界定何謂「帝王習慣用語」，但從譯者的更動來看，他指的是正式典雅的文言文體。

不過，並非所有風格通俗口語的史料，都會經過修飾。對於史景遷引述的硃批諭旨，譯者都會一字不動地還原，而能留下康熙的個人口語色彩。在第二章的 1.4.3 節，我舉了三個硃批諭旨的例子，說明康熙的硃批諭旨忠實呈現康熙的口語風格，也表現了康熙的性格。譯者將這些硃批一字不動地還原，相較於書面嚴肅的文言文《實錄》，或是經過修飾的《庭訓格言》和〈清聖祖諭旨〉，顯得相當

²⁷ 英文爲：“...like old Chou, the Soochow instrument maker, or the palace music instructor Chu Ssu-mei, who at eighty still knew so well the *p'i-p'a* lute and its tones(p.66).”

特出，讓讀者在已經史官大幅修飾的《實錄》，以及譯者潤釋的原典史料外，看到真正的康熙之語。

2.2 擬古體

上文比較了譯者對於《實錄》、《庭訓格言》與《清聖祖諭旨》的還原與修飾，從上述討論可看出，譯者認為的「帝王習慣用語」為正式書面的文言文體，且風格書面正式的《實錄》，占還原史料多數，因此，在無法抄錄原典之處，譯者為了風格協調，仿文言文，以擬古體翻譯，採用書面體，頻繁使用成語，無論是對話，或是講究韻律的巫覡祝禱，皆循相同策略。除此之外，擬古體大量使用文言文介詞「之」，功能類似白話文介詞「的」，且受英文影響，用法有歐化的傾向。

2.2.1 正式的書面體風格

溫譯本的擬古體風格正式。為方便比較，選擇第三章的〈思〉中，關於天主教之爭議的部分分析，因為此部分的原典史料多為英文寫成，譯者無法參照，能完整擬古體。以下對話為天主教廷派遣的使節覲見康熙的對話：

朕諭令通譯張誠務必嚴正強調此點後，又謂：「教化王與爾等定能恤勉遠道而來、經年離鄉背井之西洋人。」

此羅馬使節稟道：「遠臣實能憐惜彼等之煎熬，易地而處體認彼等旅途之疲憊。」

.....

值此之時，朕命近侍為使節、通譯及隨侍添加果品珍饈，追問道：「爾遠道而來何事？朕先前經中間人數度盤問，猶記爾之稟奏。今爾人在此，自可坦蕩直言先前隱諱之事。勿慮爾之善辯。言談舉止當可自如，毋須掛礙。」多羅再次謝恩，且著手進行朕與教化王之間互通消息。多羅謂，對於西方諸國治者，此類交誼甚有裨益。²⁸（頁 90-91）

²⁸ 此段原典出自 Rouleau, Francis A., S.J. "Millard de Tournon, Papal Legate at the Court of Peking: The First Imperial Audience (31 December, 1705)." *Archivum Historicum Societatis Iesu*, LXII(1962): 264-323.

因是正式場合的宮廷覲見對話，故譯者的用字遣詞皆相當高雅書面，加上文言文的人稱代詞：「朕」、「爾」、「彼等」、「遠臣」，使譯文帶有古體之感。不過，若與中文原典史料中，文體最爲正式書面的《實錄》比較，仍有非常大的差異。

《實錄》的句子簡短，少有十字以上的長句，而在十六句對話中，十字以上的句子達五句（劃底線處），康熙的第一句話，就有二十四字。句子較長的主因爲：譯者使用的詞彙多爲複音詞，並大量運用四字成語，如「遠道而來」、「離鄉背井」、「易地而處」，而且，譯者習慣將英文子句併成一句翻譯，不切割成多句，例如：第一句對話長達二十四字²⁹，因爲譯者將英文的修飾子句，移到名詞前，造成「西洋人」之前冗長的前修飾詞。另外，譯文的贅詞也拉長了句子，例如：「務必嚴正強調」可縮短爲「強調」，「經中間人」可改爲「差人」，或是現代書面用語常出現的「著手進行」。

從上例可觀察出，譯者的擬古體有四項特點：（一）使用書面的詞彙，如「務必」、「嚴正」、「恤勉」、「煎熬」、「體認」、「疲憊」、「自如」、「毋須」、「掛礙」、「裨益」，或古雅詞彙，如「果品珍饌」，以及古時皇帝臣子的用詞，如「諭令」、「稟道」、「稟奏」、「謝恩」；（二）必使用文言文的人稱代名詞；（三）大量使用成語；（四）常用文言文介詞「之」。第一點和第二點前文已著墨，不再詳述，第三點和第四點是擬古體譯文的重要特色，故下文對此兩點做深入討論。

2.2.2 常用成語

溫譯本譯者大量使用成語，非出於原典的常見成語即可歸納出八十九個，如下：

²⁹ 第一句對話的英文爲：“The Pope and yourself must sympathize with those Europeans who have been away from their homelands for so many years, and have endured so much in a strange land.”(p.77)

星羅棋布	美侖美奐	難以言喻	細嚼慢嚥	延年益壽
嘆為觀止	啞口無言	身歷其境	星火燎原	優柔寡斷
東窗事發	困獸之鬥	洋洋自得	荒謬絕倫	忠心耿耿
驍勇善戰	勃然大怒	潔身自愛	聲名狼籍	置若罔聞
袖手不顧	結黨徇私	恰如其份	唯唯諾諾	陳腔濫調
息息相關	畫餅充飢	鉅細靡遺	人心不古	不足為奇
以偏蓋全	責無旁貸	海宇昇平	束手無策	每下愈況
心猿意馬	鬼斧神工	行雲流水	興味盎然	了無新意
焚膏繼晷	千里迢迢	博學多聞	枝微末節	乏善可陳
遠道而來	離鄉背井	易地而處	魚雁往返	折衝樽俎
舉止合度	聰慧過人	盛氣凌人	唯我獨尊	長篇大論
冥頑不靈	高談闊論	鍛羽而歸	寢食難安	虎視眈眈
滄海一粟	水鄉澤國	心知肚明	於事無補	防微杜漸
無傷大雅	匪夷所思	來龍去脈	善勵杜納	勵精圖治
神乎其技	不脛而走	信口胡謔	雲遊四方	自吹自擂
不攻自破	難以置信	心想事成	長命百歲	閒話家常
延年益壽	量力而為	精力充沛	言不及義	心服口服
蛛絲馬跡	略勝一籌	浮雲蔽日	小人當道	

有時候，一個句子的主體皆由成語組成，例如：

閻當冥頑不靈高談闊論數日，強壓愠怒，有辱使命地鍛羽而歸，實乃愧對天主教義理、違逆中國之罪人。(頁 94)³⁰

朕心知肚明，諭令禁絕寺觀於事無補，然循「防微杜漸」之理亦無傷大雅。
(頁 98)

使用成語擬古有兩個優點，一為成語通常為書面用語，較為正式，適於模擬古雅的文體，二為讀者可以迅速領會句子的意思，但是，成語既為成語，即是頻繁使用，已約定成俗的固定詞彙，缺乏新意。因此，大量使用成語，容易使文體單調乏味，也無法突顯出敘事者的個性。另外，第一例的「有辱使命地鍛羽而歸」，

³⁰ 此句出自《康熙與羅馬使節關係文書》第十三函。原典文字為：「嚴禡當日御前數日講過，他本人……輕重不曉，辭窮理屈，敢怒而不敢言，恐其中國致於死罪，不別而逃回西洋，搬闢是非，惑亂眾心，乃天主教之大罪，中國之反叛……。」

爲了連接兩個成語，而用副詞「地」，是受歐化影響的現代漢語語法³¹。

大量使用成語的另一個缺點爲：並非所有文體都適合套用。在*Emperor of China*中，有兩則薩滿教巫師的祝詞。薩滿教是一種原始宗教，曾在中國東北到西北邊疆地區操阿爾泰語系的民族廣泛流傳，從金朝女真以至於滿清都維持著薩滿信仰，薩滿祝詞原用滿語，乾隆時改用漢語³²。滿語爲拼音語言，因此，祝詞應是可吟唱，押韻的，且薩滿教爲游牧民族信奉的原始宗教，祝詞的語言較可能是簡單易懂的。史景遷引用的祝詞英譯，具有強烈的音韻感，且用字簡單，風格質樸：

Oh go before us to lead us, march besides us, | protect us to the fore and
protect us to the rear, | grant our desires in fullest measure, | whiten our
heads and yellow our teeth, | that our years may be many, | our lives long,
our foundation strong. | With the spirits as guardians and | the household
gods to help us, | stretch out the line of our years. | ”³³ (102)

相較於英文豐富的音韻，淺顯的用字，溫譯本的翻譯更爲雕琢文字，類似散文，沒有韻律性：

啊！在跟前指引吾，與吾同行，前後護衛吾，全力祝吾心想事成，活到髮
蒼齒白，延年益壽，必能長命百歲。（頁 115）

譯者仍維持其擬古體風格：用文言的人稱代名詞「吾」，多用成語，不押韻，未考慮英文的風格，不太能反映薩滿教樸實的色彩。

成語不僅用於擬古，也用於修改原典用詞，在討論《庭訓格言》的文體時，可看到兩例修改的例子：「火荒可慮」改爲「星火燎原」，「則其力不可言矣」改

³¹ 參見王力：《中國現代語法》（台中：藍燈文化，1987），頁 333。「中國語本來的習慣，普通的末品謂語形式後面加『的』字的，甚爲罕見；但是，現代歐化的文章喜歡用謂語形式構成末品，而又不是常見的末品謂語形式，於是只好加一個『的』字（『地』字），以表示它的性質。」（頁 333）

³² 柳智元：《清初滿族薩滿教的演變及其文化性格》，台灣大學碩士論文，1992。

³³ 引用自 Charles De Harlez, “La Religion nationale des Tartares Orientaux: Mandchous et Mongols, compare à la religion des anciens chinois...,” *Mémoires Couronnés et Autres Mémoires*, XL(1887): 116-117

爲「則其力難以言喻」。譯者的修改或許著眼於文體的文雅和易理解性，但犧牲掉原典的獨特用語，無法讓讀者感到新奇，而且，相較之下，固定的成語極少在原典史料出現。用詞的差異使得原典還原的文體與擬古體，呈現出不同的風格。

2.2.3 文言文介詞「之」的使用

「之」字在現代漢語出現頻率不高，且多用在古雅書面的文體中，故譯者以「之」代替「的」一詞³⁴，用於翻譯英文的介系詞 “of”、所有格、形容詞，與形容詞子句，如以下四例³⁵：

「納哈里」……意指其形若搖晃之大袋，貌似鹿之內臟；朕遂令更名為「哈哈達」，即「宛如獵網之危崖」之謂。（頁 31）

Na Hari...thinking it resembled a dangling bag of deer guts; so I chose the name Ha Hada, “Crag like a hunter’s net.”(p.11)

蓋三藩之亂實因朕之誤判形勢而起……（頁 54）

...because this war had resulted from my miscalculations...(p.37)

……於大捷之冬……（頁 54）

...that victory winter.(p.37)

……其餘罪無可赦之叛將一一伏誅。（頁 54）

...killed, together with the other rebel leaders whose guilt was truly inexcusable.(p.37)

譯者頻繁使用「之」字，成爲擬古體構句的一大特色，而此種句型也與溫譯本的歐化擬古體句型一同出現，例如：名詞前有長串修飾語、動詞名詞化：

此外，尚有如何將小民火器沒入官府之疑，誠如朕嘗斥喝工部侍郎穆和倫

³⁴ 但仍有少數用「的」當介詞的例子，如：「侍衛兼具高明醫術的召邦」（頁 31）、「嘗斬殺殘暴的索尼」（頁 56）、「又無法採中國人的坐姿」（頁 89）、「誰願承擔這乏善可陳的總管之職」（頁 90）、「閱覽在京耶穌會傳教士張誠、徐日昇、閔明我迆譯的多羅奏本後」（頁 90）。

³⁵ 第一例引用自 Jerry Norman, *A Manchu – English Dictionary*. Taipei: Draft Publication, 1967. 第二、第三、第四例爲史景遷根據《實錄》的濃縮改寫。

收取山東百姓火器之議。(頁 52)

Besides which, of course, there was the question of how you can get the common people to hand over their weapons to the government officials at all—as I pointed out to the Board of Works vice-president Muhelun when he presented his crazy scheme for disarming the people of Shantung province.(p.35)

「之疑」和「之議」兩句的句型相同，皆將英文子句移到名詞前方修飾，以「之」連接。此種翻譯策略容易形成冗長的前修飾語，拉長句子，這種語法為近代歐化文章的特性³⁶，如張嘉倫探討英文因修飾語的複雜化而延長時，提到「英文的名詞有許多定語結構來修飾，如前置詞短語 (prepositional phrases)、分詞短語 (participial phrases)、不定式 (infinitives)、形容詞子句 (adjective clauses) 等等，漢語只有一種形式，即「的」形式來修飾名詞」³⁷，其缺點為易使句型單調。以《康熙》的擬古體來說，只是將「的」換成「之」。

其他例子還有：

護國良將突然以規避畏縮、無甲推諉不戰之名而遭彈劾…… (頁 58)

張伯行……後因牽連噶禮案，及以海上有賊欺君妄奏、監斃良民數人之罪……擬斬。(頁 68)

……嚴懲未如實稟奏治下異端首酋之官吏。(頁 99)

先於廣東、後輾轉雲貴間之「永曆朝」…… (頁 99)

除了連接名詞外，擬古體的「之」字也連接動詞，使動詞變名詞，改變詞性，例如：

蓋三藩之亂實因朕之誤判形勢而起…… (頁 54)

...because this war had resulted from my miscalculations...(p.37)

³⁶王力，頁 325。

³⁷張嘉倫：《以余譯《梵谷傳》為利論白話文的歐化語法問題》，東海大學碩士論文，1993。

彼等之倡言，僅更堅決朕之心意……（頁 54）

Molo...,and Subai had backed my decision, and in so doing had reinforced my previous conviction...(p.38)

誠如總兵官師懿德之奏報……（頁 65）

（無英譯，為譯者參考《實錄》加入的資訊。）

朕之特賜殊恩、備加榮寵，因他係……（頁 89）

...telling him I favored him so because...(p.74)

除了第一個例子可能受到英文“my miscalculation”影響外，其餘例子都沒有英文的相對應句型，因此，譯者加入「之」或許是想強化古體的風格，卻未考量到詞性。譯者頻繁使用「之」，甚至修改原典還原的句子，使原先為動詞的詞彙，變為名詞：

即如董子所云，風不鳴條，雨不破塊，謂之昇平世界……（《庭訓格言》，頁 2）

吾人怎能確信董仲舒之云：「風不鳴條，雨不破塊，謂之昇平世界。」（頁 82）

...how can you believe Tung Chung-shu's statement that...(p.68)

「云」為動詞，不能做名詞用，譯者明顯受到英文的所有格影響，才將「所云」換成「之云」。不論是受英文影響或擬古需要，大量使用「之」字顯然是擬古體的另一特色，而且，「之」的使用有時太過浮濫、不必要，例如：

著王度昭瓜代江蘇巡撫之職……王度昭……對民生福祉之事鮮少著墨，朕又罷黜王度昭地方官之職，轉調工部侍郎。……有虧厥職……著伊改授「副都統」之武職。（頁 68）

誰願承擔這乏善可陳的總管之職。（頁 90）

然天主教徒人數之眾亦不遑多讓……即一萬五千七百五十八人之眾。（頁 98）

上述四例的「之職」或「之眾」，都能夠刪去或以其他句型替代，譯者一再

重複，使得句型單調冗贅。

2.2.4 中文連接詞的使用

史景遷需改寫句子與加入連接詞，才能揉合眾多史料片段，成為連貫的敘事。這些在原典史料沒有的連接詞，皆以文言文用詞翻譯，雖然零星分散，但其銜接句子、段落，相當關鍵，是溫譯本文體的重要元素，故將這些連接詞加以整理分析：

	英文	中文
表並列關係	And	又、及、與、亦、並、於是
	Or	或、或者
	Similarly/ In the same way	同理
	Furthermore	進而言之
	Not only that...	不惟如此
	On the other hand/ Similarly	再者
	Besides/ At the same time/ And on occasion.../Other strange things...	此外
表轉折關係	But/Yet/Even though/Although	但、然、雖
	Otherwise	否則
	Despites	縱然
表因果關係	So/Because/ Therefore	職是之故、是故、故、據此之故、據此、對此、是以、因而、因
	Thus	所以
	That was why....	據此
表時間	Later/Later on/When/After/ Finally	嗣後、日後、今後
	Now	厥後
	Just as, as, when I was...	時值
	At this point	值此之時
	At that time	是時
	As	待
	After, as soon as	俟
	Later,When	迨

	Since	自此
	I used to, When, It all started again	曩昔
	In olden days, N/A	昔日
	At first	起初、初始
	Finally	最終
表肯定語氣	Of course/ Naturally	自然
	One needs, too, to...	當然
	Truly	誠然
舉例	As	誠如

從上表可看出，譯者力求變化，使用多種連接詞，包括許多單音詞的連接詞。不過，有幾個連接詞的使用頻率較高，如「職是之故」、「嗣後」、「誠如」，成為溫譯本的一個特色。

「職是之故」在全書出現七次，在第二章出現六次，在第三章出現一次，在《實錄》或《庭訓格言》皆無使用此連接詞的例子。譯者大量用此詞翻譯史景遷加入的連接詞，英文沒有強調因果關係也會套用³⁸。「職是之故」必定用於句首，以逗號分開，獨立成子句，而「是故」、「故」、「是以」多與銜接的下句相連。此種用法的差異，使得「職是之故」在溫譯本中相當顯眼。

「嗣後」在《實錄》中也有使用，在溫譯本中，出現十四次，比出現五次的「日後」，出現兩次的「今後」，比例高出不少。「職是之故」與「嗣後」相較於「是故」、「日後」或「今後」，都顯得更為正式，或許是譯者偏好這兩詞的原因。

「誠如」是比較制式的用法，用於翻譯 “As someone said/wrote” 的引述句型，例如：「誠如老子所言：『知足不辱……』」（頁 110）、「誠如朕為祖母太皇太后親撰祝文曰：『臣仰承天佑……』」（頁 116）。此種句型在 *Emperor of China* 常出現，溫譯本一概用「誠如」翻之³⁹，但不管是古漢文或現代漢文，都可直接

³⁸ 例如：「醫家若開一方於前，又列數方於後。此一方果若盡善，則彼數方者，又何用乎？職是之故，其睿智及醫術，總不及《黃帝內經》諸篇之義蘊。」（頁 112）英文為：“...since they will give one prescription and then follow it with a whole lot of others—but if the first was any good why do they need these extra ones? Few of them have them have the intelligence or the critical skills shown in the Yellow Emperor’s *Classic of Internal Medicine* (p.100).”

³⁹ 譯者也用「誠如」翻譯非 “As” 起頭的引述句型：「誠如朕前日之掛慮，俄羅斯國勢如在背芒刺。」（頁 96），英文為：“Similarly I had warned earlier that China must be strong to forestall a possible

引述（如老子曰或孔子曰），不一定要加上「誠如」，使句型較為單調。「誠如」句型出現頻繁，成為擬古體風格的一大特色。

溫譯本連接詞的另一特色是：常位於句首，以逗號頓開，銜接前後句，例如：「再者，斷案亦不能端賴審視凶器一途……」（頁 50）。這點與文言文不太相同，文言文連接詞較不適合用標點符號斷開，自成一分句，尤其是單音詞的連接詞，如「故」、「因」、「俟」。即使像「嗣後」這種獨立性較強的詞，雖然能斷開，但有時會使語氣不順暢，例如：「豈知朕並不為加賦，止欲知其實數耳。嗣後督、撫等，倘不奏明實數……。」（頁 70）、「今居官者，更有如穆爾賽貪污者乎？如此之人，尚謂不生事，嗣後九卿何可信用。」（頁 71）。這兩例皆引自《實錄》，由譯者斷句，因為《實錄》的句型簡短，「嗣後」若斷開，讀來過於急促，因此譯者並未在「嗣後」後加上逗點。但溫譯本的擬古體有許多連接詞自成一分句的用法：

朕亦傳諭太醫診治俄羅斯病人，將之遣送返鄉。職是之故，烏梁海小民不戰而歸順朝廷……。（頁 52）

據此之故，朕諭令禁絕諸如「無為教」、「白蓮教」……。（頁 98）

進而言之，明代相距不遠，亦難免滋生偏淺之見。（頁 101）

曩昔，僧家、道士一一列記度牒……。（98）

值此之時，朕命近侍為使節、通譯及隨侍添加果品珍饈……。（頁 91）

自此，朕即留心噶爾丹之為人狡詐、指西向東……。（頁 38）

當然，自當辨明海賊類型……。（頁 64）

從以上例子可看出，譯者使用的連接詞相當貼近英文，例如：「進而言之」為“Furthermore”、「值此之時」為“At this point”。英文行文重視邏輯性，強

調因果關係與先後順序，連接詞的使用很頻繁，譯成中文後，也模仿英文句型，出現類似英語連接詞的用法，以獨立的連接詞起頭的句子增加，在受到歐化影響的現代漢語也很常見⁴⁰。另外，因為擬古體的句子較長，或者連接詞的字數多，為了語氣順暢與便利閱讀，譯者也需要將連接詞斷開。

3. 結語

總結以上討論，可看出溫譯本原典還原的策略突顯出 *Emperor of China* 的一個重大問題：原典史料，特別是《實錄》，真能代表康熙之言嗎？引用最多的漢文《實錄》，不僅可能經過滿漢的翻譯，還經過史官的刪改潤釋。在《實錄》中，康熙猶如一般傳統的中國君主，其滿人的背景隱而不顯，譯者未刻意強調，讓康熙的用語忽滿忽漢，如親屬稱謂的「阿哥」與「皇子」。

史料的文體包括最爲書面正式的《實錄》，以及口語的〈諭旨〉、《康熙與羅馬使節關係文書》、硃批諭旨，在史景遷翻譯改寫後，彼此的文體差異消弭，但經由原典還原後，這些差異再度重現。爲解決此問題，譯者選擇修改史料，《實錄》的引用次數多，而經修改比例小，其他較爲口語的史料，多被刪改，文體變得更爲正式書面，從此可推知，譯者心目中的「帝王之語」是《實錄》。然而，《實錄》編纂時，經過大幅刪削修改，真正能稱上是康熙之語的，可能寥寥無幾，未經後代刪削潤釋的〈諭旨〉、《康熙與羅馬使節關係文書》，反而在這本擬康熙自傳的還原譯本中，遭到刪改。讀者只能從譯者原文照錄的幾則硃批中，看到未經修飾的康熙語言。

雖然譯者修改了較淺白的原典文體，但仍有文白夾雜、文體不協調的問題。這並非指譯者應該以一貫的文言文體或白話體翻譯，而是溫譯本的文體因引用原典的不同，才產生文白的差異，沒有系統性區分哪些文類應用文言文體，哪些能較爲淺白，原本就是正式書面公文的諭旨確實適合照錄《實錄》，但康熙的口述以及在書中的對話，時而文言，時而淺白，導致文體的不協之感。

⁴⁰參見王力，頁 352：「歐化的文章裏，就普通說，聯結成份總比非歐化的文章裏多。」

溫譯本除了中文原典史料的不同文體外，還有擬古體的文體，擬古體與原典還原的文體也有差異，使「康熙之語」更為多樣。譯者依循其對「帝王之語」的定義，以正式典雅的風格翻譯，最大的特色是大量使用成語，但成語雖能讓文體較為正式，不過較無個人色彩，且成語在中文原典很少見。介詞「之」與連接詞也是擬古體的重要特色，顯現歐語的影響。

在語氣上，溫譯本也較原著 *Emperor of China* 更具威嚴性，主要是有尊卑之分的文言文人稱代名詞造成的效果，另外，譯者常用上對下的動詞「諭令」翻譯無尊卑意味的 “said,” “told”，更突顯權威性的語氣。

還原翻譯的《康熙》，恢復其至高無上的權威性，溫譯本雖根據史料原典，但所謂的「康熙之語」先經史官修改，後經譯者改動，康熙之語的真正風格還是難以還原。